

鹿門子省心錄
晁氏客語
西疇老人常言
欒城先生遺言
樵談

鹿 門 子

皮 日 休 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五他其及子門鹿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壽

鹿門子

隱書凡六十篇

唐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鍤。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

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猓獠。尙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

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僇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探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裨於祥瑞也。蛟龍裨於潤

澤也。昆蟲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特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

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紆罔期而紆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紆罔之喪己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湯貨者仲尼之

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也。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紕己之讎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好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鵠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細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嫖。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己。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尙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道。猶弓旒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酤營也爲酒。今之酤營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簞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省 心 錄

林 逋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寶顏堂秘笈及
學海類編皆收有此
書寶顏堂在前故據
以排印

省心錄

宋 林 逋君復著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己。或以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己。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何稱己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

足爲盜矣。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而不欺。守信而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馬走坡。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自取如何耳。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好名而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況可爲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晝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己重者。可以利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賊。人必輕鄙之。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兇詐姦邪。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悌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己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

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可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怨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羌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詐。而可以誠達。況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可捨諸。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況處八達之衢。爲萬目所視。慎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疏。寧疏於世。勿悖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